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峯文鈔卷二十六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序三 共十首

詩說序

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恒各守其師說異同離
合紛若聚訟而莫能彙於一蓋無甚於詩與春秋顧春
秋主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簡策之間則三傳之得
失猶易辨也詩獨主志所為主文譎諫與言之無罪聞

之足戒者其詞則隱其旨則微有美有刺有似美矣而實刺往往從百世之下涵泳抽繹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至於諸家之說如一關雎也或以為稱后妃之德或以為刺康后之晏起一采芣也或以為婦人樂有子或以為傷夫有惡疾一黍離也或以為閔宗周或又以為衛公子壽閔其兄伋羣言冗脞大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者欲以廣學者之見聞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

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雖存亦亡今令甲所
示學宮所肄者朱氏一家止耳原其初非不合於先王
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尋章摘句保殘守陋必
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吾門惠子元龍好為淹博
之學其於諸經也潛思泛覽者有年恍若有悟間出已
意為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據非如專門之家守其
師說而不變者也其詩說先成寤疑辨惑多所發明雖
未知於孔子刪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蕪達而不

詭亦可謂毛鄭之功臣紫陽氏之諍子矣予固晚而有志經學顧年及昏耄見聞遺忘輒撫卷歎息以為當讓斯人出一頭地也故樂得而序之

唐詩正序

詩風雅之有正變也蓋自毛鄭之學始成周之初雖以途歌巷謠而皆得列於正幽厲以還舉凡諸侯夫人公卿大夫閔世病俗之所為而莫不以變名之正變之云以其時非以其人也故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

嗶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
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詩固樂之
權輿也觀乎詩之正變而其時之廢興治亂污隆得喪
之數可得而鑒也史家所志五行恒取其變之甚者以
為詩妖詩孽言之不從之徵故聖人必用溫柔敦厚為
教豈苟然哉吾嘗由是說以讀唐詩有唐三百年間能
者相繼貞觀永徽諸詩正之始也然而凋刻組績殆不
免陳隋之遺焉開元天寶諸詩正之盛也然而李杜兩

家並起角立或出於豪俊不羈或趨於沈著感憤正矣
有變者存降而大厯以訖元和貞元之際典型具在猶
不失承平故風庶幾乎變而不失正者與自是之後其
辭漸繁其聲漸細而唐遂陵夸以底於亡說者蓋比諸
鄒曹無譏焉凡此皆時為之也當其盛也人主勵精於
上宰臣百執趨事盡言於下政清刑簡人氣和平故其
發之於詩率皆冲融而爾雅讀者以為正作者不自知
其正也及其既衰在朝則朋黨之相訐在禁則戎馬之

交誼政煩刑苛人氣愁苦故其所發又皆哀思促節為
多最下則浮且靡矣中間雖有賢者亦嘗博大其學掀
決其氣以求篇什之昌而訖不能驟復乎古讀者以為
變作者亦不自知其變也是故正變之所形國家之治
亂繫焉人才之消長風俗之污隆繫焉後之言詩者顧
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夸尚夫豈足與語此吾友俞
子無殊偕吾宗人周士晉賢用善詩鳴吳下其於唐也
舍英咀華窮搜遐覽殆不知其幾矣既又差擇其尤者

得若干卷統名曰正然則變者固在所不錄與三君子
曰非也正者吾取之變不失正者吾又取之其他不足
以感人心端世教則皆吾所畧也釐其人矣復審其音
審其音矣復區其時期不失古風雅之旨而已予於是
聞而善之三君子雖不得生周之世及見太師采風與
夫仲尼所以存三百篇之故然而毛鄭正變之學猶可
藉是選以不亡則三君子力也

代陝西通志序

康熙四年予奉簡書經行秦中輶車西指幾徧雍梁二
州之境其間名山巨河鳥道雲稜沙渦盤墜深峻宵眇
可喜可愕之地無不周歷至於數千百年已來故宮廢
壘與夫荒陵壞寢殘碑斷碣金石之遺文有足備稽覈
助鑒戒者亦無不覽觀因是竊念小雅皇皇者華之詩
所云諏詢謀度者使臣之事也舉予騏駱所至耳目所
見聞悉當攝撫記注以自寓其每懷靡及之義而予才
識舛陋未有成書殆不能無遺憾也及使竣東還得觀

巡撫賈公所輯陝西通志苞古酌今分條晰類該瞻周
詳有典有要其裨益於秦人甚多於是作而歎曰此書
成而予諏詢謀度之懷庶可藉以少慰矣顧公之建節
三秦也幅員之廣幾半天下機務旁午日不暇給公既
綏集其民人而苗薳櫛理之而又能窮搜遠采悉境內
之山川土風文物典章之屬一一臚列以為此書自非
具周密之識雄偉博大非常之才可以四達而不窮者
其何由成此哉抑公嘗鎮撫我中州矣其措置方畧率

與秦中無異前所成河南通志予嘗受之卒業亦猶今日之讀此書也自古論天下形勢者皆曰關中為首洛陽為腹成王之造周也必使鎬京與新邑洛竝重降而訖於東漢隋唐之時亦必東西建都屹然如一蓋天下根本要害之區莫有過焉者惟公能宣布

國家之威德周浹旁魄於兩重地之間其為

天子所倚毗與四方所觀瞻固非一日矣此書告成益以見公之才識旁暢四達如此也予家中州習公方畧

有素顧又以使命至秦辱與公周旋數年之中而兩讀公所成不朽之書抑何其厚幸與遂為之序

代青陽館規序

古之仕宦者自比長閭師而上其涖官行政皆不出乎鄉一鄉之中吉凶有無相調恤歲時伏臘崇醮飲射相周旋是何風俗之美也蓋其為之君者有八刑三物之法以治其衆降而公卿以下有大小宗之法以序其子孫故能整齊而聯屬之凡所云敦族睦婣救災恤患者

莫不纖悉備舉士大夫生其時進而登於朝其比肩者皆吾親故也退而休於家與游於黨庠術序其相見往來者非吾親故又皆吾子弟也居者有禮讓之教愛敬之心行者無羈栖旅食輕去其鄉之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不信然與逮先王之法不行而貴自仕宦下訖商旅不能不散而他之而京師為四方都會往往交轂結社鱗次而麇集雖其同邑共井之人親故子弟相距數千里之外者恒遇之於京師則所以整

齊聯屬之者尤不可以無其道也於是方之士大夫
規地作館而寓敦睦救恤諸遺法於其中蓋隱然以先
王之治一鄉者行之豈非善復古者哉前明萬厯中吾
鄉嘗置會館一區又鏤館規三十則於版比年以來傾
圮廢墜日以益甚同邑孫君茂先懼無以整齊聯屬其
鄉人也趨告予曰盍亟圖之予諾其請遂捐奉金若干
以倡而孫君復身董其役不期月門屏堂宇悉還舊觀
又增葺館規次第告成夫吾青陽之在江表也僻處一

隅其俗素號愿樸類能以敦睦相教誠可謂美矣使一
旦來游京師又皆循是規而守之至於吉凶有無歲時
往還一本乎古之愛敬禮讓而未始有羈旅之歎雖不
能不出其鄉猶為不失先王之遺意也予故樂得而序
之

代洪氏族譜序

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昔者先王之
以親睦教天下也畫其田而井之設鄉大夫黨正族師

比長以誠諭之顧又聯之以姓立為宗法使之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冠昏則告喪葬則赴歲時燕饗相率登宗子之廟而揖讓進退其間此王道所以隆也後之儒者以為大宗既不可復矣不得已而思復小宗以存王道於什一夫俗之太古若也蓋已久矣親親之誼薄而歡欣愛敬之心微彼其視族之人也誠無以別於行路也雖其近在五世之內者既死猶相為服然特劫於令甲而行之耳非有惻怛悽愴出於誠然者也即幸而存小

宗之說虛名焉耳已文具焉耳已求諸先王親睦之教
豈有當哉然則宗法其窮乎當夫法之始立也舉凡氏
姓之本末子孫羣從之親疏逖邇枝分派別固不必系
之以圖誌之以牒未有不瞭然者也自太宗小宗亡而世
譜興焉學士大夫之為譜也所以維宗法之窮也吾先
世自唐時始居曲阿一遷婺之官阮再遷休寧之黃石
宋南渡後又遷洪原而族始益熾訖於今日散徙者不
可勝計然猶莫盛於徽寧兩郡之間其昭穆蓋可考也

子願集吾族告之曰凡父兄子弟之處於此者其遂忍視族之人若行路邪抑猶不忍也自今而往儻能守親睦之遺意而無廢先王之教則宗法雖不可復而洪氏之族庶幾猶為近古矣乎於是方修家譜既成子序其後如此

休寧張氏世譜序

張之先見於詩若爾雅者曰仲見於春秋傳及短長書者曰老曰趯曰駘曰孟談曰儀之屬稍盛入漢則留侯

良者其功名益大顯相傳休寧張氏即良後也予考吳郡諸張史俱不載其為良裔而休寧舊譜則然譜圖自良至六世孫千秋皆與漢書功臣表合獨言千秋次孫讚南渡居蘇州吳江縣九里橋讚長子居蘇為華亭縣尹則子竊疑之計讚之渡江當在東漢之初是時吳屬會稽郡有吳縣而無吳江有婁縣而無華亭且縣官亦不稱尹安得如譜云云乎又漢順帝始分會稽為吳郡至隋始改蘇州讚亦安得豫以居蘇名其子哉此可疑

者也譜言良之二十三世孫裕其父為憑祖為茂曾祖為鎮而李延壽南史則裕曾祖先祿大夫澄祖廣州刺史彭祖父吳國內史黨與譜皆不合譜言裕子永字景山而史以為永弟岱字譜言裕長子演無子岱弟暘一子融而史以為演有子緒暘有數子融第居五又皆不合其他官爵名字子姓與史傳齟齬者率類此此又可疑者也予固不能信史以詘譜亦未敢信譜以詘史也蓋譜家之學從古難之矣以是休寧青山有張氏裔孫

羲馭名履昇者方用修葺世譜為已任而又以自良以
來世遠無所徵信乃畧仍舊譜於前而獨詳休寧四大
支以存宗法遺意其先蓋由吳江徙著者屢矣至三十
三世榮則遷休寧之嶺南三十五世閑遷漁灘三十八
世蕩再遷山斗最後四十六世五九然後遷於青山其
地皆不越休寧於是以榮公為始遷嶺南之祖閑公為
始遷漁灘之祖蕩公為始遷山斗之祖而五九公則為
青山之祖所謂四大支者昏娶卒葬必書有子無子必

書而青山其本支也則尤加詳惟謹予謂是譜有三善
焉闕疑一也尊祖二也收族三也夫亦可以示子孫矣
義馭為人謙厚好行善於鄉里來賈吳門吳人皆推長
者復能延吾友周子救寧俾訓諸子思以文學大起其
宗子觀張之先累世纓紱不絕號為新安聞家而義馭
事行又如此其繼繼承承昌熾殆未有艾也自今以始
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當在張氏矣

吳氏家傳序

延陵吳氏率祖仲雍其後分散他之往往用功名文學
著聲前史指不勝屈而留吳中者支分派衍視他氏尤
盛其宗之簪纓冠蓋亦非他氏所敢望也顧吾友敬生
先生自其尊甫以上再世潛德未耀而敬生父子又皆
高材軼軻至今猶據臯比滯斗升之祿於庠序間識者
咸為惋惜惟同產弟翼生釋褐邑令遠近推冠循吏方
駸駸顯達於

朝於是敬生喟然曰此吾祖父積善之效也然其事行

久遠漸以湮沒散佚儻不筆之於冊則後生奚述焉遂
詮次其見聞所得者為傳若干篇將鈔諸版因書以示
予曰某聞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
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某既用是為鑑今其詮次者具在
吾子以為何如予發書讀之深歎其質而不俚詳而不
蕪洵合禮所謂論譔其先祖之美者然則敬生之孝思
夫豈易量也哉蓋古者孝子慈孫之愛其親也生養歿
哀猶未也為之合族以敬承之為之和洽其門內以順

適之為之立身勵志自成其名以顯揚之猶未也歿而為之行狀以上史官為之誌其墓以瘞於地中而昭示後世猶未也又為之詩若文以闡發其嘉言懿行以藏於家而勸戒其子姓凜凜焉時抱不明不仁之懼若遷固之作序傳韋孟之賦在鄒謝靈運之述祖德莫不皆然而敬生所詮次者則遷固比也予故不辭衰病而敢勉叙其梗槩云

沙氏族譜序

三代之時姓氏判而為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姓以別昏媾氏以明貴賤後世合姓與氏為一而言氏族者惟用地望以相夸詡此圖譜一局隋唐所以有專門之學也自譜學廢而先王大宗小宗之法蕩然無餘即禮所謂尊祖敬宗睦族之本意亦屢有知者加以遷徙之靡常貧富窮達之不一故雖大家巨室往往不詳其所自出或以始遷者為始祖或以任宦於朝者為始祖如吾吳沙氏亦其一也沙故籍大梁其上世譜系已不復存

明初有太醫院使諱福一者其子景銘來居吳門之長洲再傳而至處士公讓遂以治生起其家率其子若孫卜築虎阜之左一時亭榭之幽花木之邃琴壘圖籍之雄賓從往還觴咏嘯歌之樂甲於吾郡賢士大夫如吳文定公文待詔唐解元陸尚寶袁提學之屬後先交歡於沙氏沙之衣冠文物於斯最盛其父老皆輕財仗義敦長者之行其羣從子弟皆讀書息業恂恂孝謹無裘馬菟博遨嬉之過蓋大易所云積善之家是也當天啓

中周忠介公方被逮士民起而羣毆旗校處士五世孫舜臣以諸生抗論上官之前不撓不懼為有司所指目故尤以氣節著聞既入

本朝舜臣族孫衍中又首舉於鄉由是其族之地望幾與三吳諸巨室相頡頏是譜也創於經歷公綸闕疑徵信斷自院使父子始經歷則院使玄孫而處士之孫也其後又得經歷從孫懋德佐其役橐凡三易乃就迄今又百餘年矣派別益分子姓益以蕃衍舜臣之姪太學

生恒銓虞其久而渙且疏也復大合族人修之獨捐橐
中金若干鏤版以行至於排纘事實採葺先世傳記誌
銘之作則恒銓之姪雲起與有勞焉夫然後昭穆以明
少長以叙歲時蜡臘賓祀讌脯之際斌斌秩秩俾院使
後裔不致相視若塗之人然皆譜力也予再四周覽以
為兩君子是舉能不失先王尊祖敬宗睦族之遺意其
知所本也夫其猶合於禮也夫

汪氏族譜序

宗法之亡久矣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何謂祖別子始為
大夫者是也何謂宗別子之適世世繼起為大夫者是
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先
王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
始壞矣後之儒者亦欲講求而推行之而訖於不可得
非宗法之難復也制度之變風俗之澆為之也古者大
夫三廟又有采以處其子孫今之大宗降為編氓者多
矣無廟也無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貴且顯者以歲時旅

薦於寢乎此不可行者一也古者族人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器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徃徃爭銖金尺帛而至於怨憤詬鬪相戕殺者殆不知其幾也顧欲萃宗子與族人之衣服什器及其車馬賄財悉委諸公而無所私乎此不可行者二也古者絕族無施服然而所以重大宗者有加焉宗子死則族人為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雖大夫不之降今令甲無是也宗婦死則夫

雖母在為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父為之斬衰三年今令甲又無是也此不可行者三也故吾之譜吾族也不言宗非誣吾宗也悼宗法之不復而有不得已者於此也此制度之變風俗之澆也抑孔子嘗有言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是故義非仁不立也仁非義不行也凡為吾父兄子弟者苟能知仁義尊親之說而使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調吉凶患難相助伏臘脯蜡祭饗飲食相周旋如

此則雖不言宗而宗法寓其中矣

族譜後序

吾譜吾族而不言宗也抑有微意焉吾族繼始祖者為
適子處士公處士公之適子顯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
而後異姓子則大宗之絕者殆三百年矣繼高祖者為
適子贈參政公參政公之適子贈刑部公刑部公之適
子度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母弟廣州公廣州公
官刑部乃謂兄弟不相為後久之而始以已之幼子為

之後則小宗幾絕而幸不至於絕者又數十年矣然則
吾之不言宗也微獨為宗法不可復也誠大不得已焉
耳又吾仲措九有言曰譜牒之廢也廢於貧且賤者什
之三而廢於富且貴者什之七富者或恥其家之衰落
則扳援大族而強附之貴者或傲焉忘其先世之遺澤
而過慮族人之貧者覬覦其錙銖則惟恐遠之不速也
夫富者既強附人之宗而貴者又思急遠其宗於是譜
牒雖存而實亡矣信哉斯言凡為吾族者不可不深長

思也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吾故述諸譜末以
為父子兄弟鑑云

堯峯文鈔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峯文鈔卷二十七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序四

共十一首

重刻高子遺書後序

右高先生遺書十有二卷。幾亭陳氏所葺以行者也。游經兵燹，版燬不存。琬嘗購求其本，踰歲始獲，以示四方。諸門人咸欣歎，以為未及覩也。有高生程者，字象姚，來從琬游，因語次告之曰：「先生是書，決不湮沒者也。盍謀

重鐫諸高生敬諾生蓋先生之族曾孫也歸而傾橐中
貲鳩工庀役有不足則鬻膏腴三十畝以佐之凡糜白
金若干兩越若干日而始竣用以嘉惠後學其寓意至
渥也歲之正月生復過琬門請為之序琬惟有明二百
七十餘年之間賢士大夫以鉅儒碩望著稱於世者肩
項相比其學術粹精議論醇正者前則薛文清而止耳
後則先生而止耳顧兩先生俱罹宦豎之禍文清僅而
得免而先生不幸竟蹈楚纍沉淵之遺躅天降罪罟蝨

賊內証此明社之所以遂屋而後之論者不免有人亡
殄瘁之痛也琬自昔有志於學氣昏質駑訖今髮種種
矣不能少加進焉少而聞先生之風壯而誦先生之書
慨然想見其為人煜煜乎若日星之麗天也浩浩乎若
江河之行地也峩峩乎若嵩岱之與兩間竝峙也譎劣
如琬仰窺俯測豈能極先生高深之所詣哉方仰止景
行之不暇其庸敢妄贊一詞以刻畫摹擬之乎姑承高
生之請具述重鐫顛末以塞其意以慰四方學者欣歎

欲觀之情而琬又得以挂氏名於卷端竊自謂深幸云

具區志序

古揚州之境踰淮距海襟帶吳楚封域最廣而周禮職
方氏所表為州之藪浸者曰具區曰五湖則皆指太湖
一水而言與他州迥異何也東南雖號澤國而水之大
者莫逾於此湖故以太稱焉中流名山若洞庭東西若
馬蹟者尤為諸峯之冠入乎其中即有平疇廣陌穹林
藂落環湖而家者不勝算也仰焉而升高則巖壑之秀

麗雲霞之變幻皆在睂睫之間俯焉而矚遠則波濤之
出沒沙禽水獸之上下高帆大檣之往來隱見皆在襟
舄之下至於魚蝦之利橘袖李梅果實之珍蓮芡芋栗
菰蓴之富甲於三吳為商賈所輻湊艫銜肩負絡繹而
不絕加諸巨人長德名儒勝流與夫士女之卓犖老釋
之竒詭耀史冊而煒彤管者後先相望名為湖山一隅
而寶則與都會比非小國寡民之所能幾也是誠不可
以無志然而前之為書者出於草創往往畧焉未備最

後震澤一編猶不免乎依據叢雜据撫絳漏於是東山翁子季霖奮曰士君子不出戶庭知天下況吾生長其地而可使湮沒不著哉乃慨然發凡起例上參山海經下究太史公酈道元以來諸書旁及圖經地記稗史別集之屬左右采獲積以歲月其或未悉者自山郵旅亭僧坊肆壁荒區野冢殘碑斷刻父老之所傳聞緇衲之所記憶邇則策杖以求遠則挈舟以訪搜剔討論靡有缺遺既成示予予愛其典雅詳實成一家言遂應季霖

之命序而行之季霖博學知名家多藏書尤善五七言
歌詩所交率當世賢士大夫其長固不盡於此書而此
書亦非藉予言然後傳者也

吳逸民傳序

陳子均寧為人沈靜澹雅自少不汲汲於名利年未壯
值明社既屋即棄諸生隱居東郊外婁江之上教授自
給尤好著書凡三十餘年矣輯成吳逸民傳始仲雍訖
金先生孝章共如千人蓋以自寓其志云予惟逸民之

名原本論語而虞仲在焉按周初有兩虞仲一為太伯弟仲雍左傳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至今虞山上猶有虞仲墓見陸廣微吳地記是也一為仲雍後人史記謂武王滅商封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北吳是也孔子之所稱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太伯至德矣及

其詮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翦髮文身以順荆蠻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夷禮則降其伯爵書字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荆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為貶辭與此又可疑者也夫未毀

齒之時即無日不背誦論語顧垂老而猶不得其解子
之專愚甚矣然而質疑問難皆後進所當盡心也均寧
好學深思為吳中隱逸之冠其作此傳攬撫最博而去
取最嚴發凡起例井然不苟必能講求孔子所以稱逸
民之意庸敢述此說著諸卷端而求受教於均寧均寧
其毋以老諍棄我

篆隸考異序

古今之制不同也古人之所食者俎豆而後世更之以

栝孟古人之所安者簟席而後世更之以榻桮古人之
所聽者箭管琴瑟而後世更之以箏笛琵琶古人之書
其器則簡策其字則大小篆籀文而後世更之以縑紙
與夫隸分行草風俗日流於簡易而人心日趨於靡薄
此其不同之故所由來也使後世有王者作必欲盡廢
一時之制而大復乎古非不美且善也然徒足以驚駭
觀聽而實不足以為治何則勢之積漸使然也今之學
者乃區區守其一隅之見輒以小篆正隸文以大篆正

小篆予往往惑之度其詭異非遂返諸科斗結繩之世其詭詭者必不止嗟乎此曲士之所尚而通儒之所不許也顧其間猶有不可不辨者蓋隸之視篆特小更其點畫爾其於周官保氏六書之法未嘗相盪也自輓近以來承譌襲繆絕不知造字之原委於是競行俗字而六書之法遂亡始則市井有之而繼則學士大夫亦然矣始則私家簿籍有之而繼則經典詩文以訖章奏符牒之屬亦然矣小學之教不明而因循苟且者衆舉凡

儒林藝苑皆不免於漸染流俗宜乎世之曲士得奮其一隅之見以相詆訶也吾郡周子敦寧博學而文慨然有憂之作考異一書發凡起例悉原許慎李陽冰徐鉉三子每字必加折衷先舉隸文為主然後求之於篆而以俗字附焉上引六經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晰其是非至詳至細而亦未嘗有詭異之說故雖通儒不能難也韓退之謂凡為文辭宜畧識字若敦寧之學豈非識字之尤者與不必盡廢隸文而所為小學六書之教藉是

可以復相講明其有功於同文之治匪淺也予故序之以示學者采焉

畜德錄序

易大畜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體玄默清虛猶天也艮山磅礴蔽虧若將蘊天其中而有之者故有畜德象焉然而君子法之必多識言行者非徒以夸多為也蓋學者之所患惟在乎志之易靡也識之易昏也心之易窒而氣質之易入於佻且浮也志靡則

墮識昏則卑心窒則愚氣浮而質佻則流宕忘返其德
之亡也久矣故必漸漬乎前言往行之中日見所未見
日聞所未聞期於深造自得而止夫然後靡者可立昏
者可明窒者可通而佻且浮者可變化也是之謂畜德
否則問學不徹其原而規規焉為耳目之所囿辭章之
所錮此坐井闕天者耳非艮山所以上蘊乎天也若吾
吳洞庭東山席君文輿平居以仁厚居心以澹泊養口
體以輕財樂施周旋親故而安輯鄉里其於君子之德

亦既有其基矣。顧又閉戶好書，家所積書數千卷，每擇其尤切身心者，手披口吟，涵泳而師承之，恍然有悟。顧又以為未也，遂徧葺周秦以來迄於元明諸嘉言懿行，凡二十卷，名曰畜德錄，以便省覽。雖久病牀箠，間猶惓惓編次，未嘗輒易其所好。蓋其為人也，不靡不昏不窒，不浮其於所畜，何如也。君既歿，將葬，而其子獻臣出此錄示予。受讀既訖，喟然歎曰：富矣哉！此君子之所謂多識者也。昔予嘗見宋儒所譏厚德錄，任學規範及名臣

言行錄諸書殆與此錄相彷彿然其所編次類不越本朝
諸賢未能若君之上下數千百年門晰部分最完且善
也予先以有德有言許君後之讀此錄者藉此以想見
君之為人則予之說不其信矣夫他若君平生事實與
夫家世生卒之詳悉見予所為誌銘中茲不復論祇論
畜德錄云獻臣名永劾君長子也為人甚文而淳謹有
君遺風今且孜孜矻矻刊此錄若惟恐君之氏名無傳於
後者予聞之顯揚先人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

後世教也獻臣其近之矣故併附述以見為德者之有後如此

國朝詩選序

吾門孫子思九素以才學知名既發為舉業之文及其暇也復與知交以詩歌相贈答尤多清麗迥拔風流韶令之詞固已為時賢所引重矣間又取

本朝士大夫及騷人墨客方外之徒之所作散見於世者彙而葺之以行其選既成攜於邱南示予予未暇寓

目也試問思九所以刪存去留之意知其用唐開元大
歷為宗則又告之曰古之為詩者問學必有所據依章
法句法字法必有所師承無唐宋一也今且區唐之初
盛中晚而四之繼又區唐與宋而二之何其與子所聞
異也且宋詩未有不出於唐者也楊劉則學溫李也歐
陽永叔則學太白也蘇黃則學子美也子由文潛則學
樂天也宋之與唐夫固若壘篳之相倡和而駮蚤之相
周旋也審矣且吾子獨不見夫庖人乎均之肉也或切

之為馘或粉之為韜為菹或捶而暴之為脯烹之為羹
其若精若麤若濡若乾之質不同也而味同其若酒若
醪若糝若蓼若醯醢若桂薑所以佐之之味不同也而
其為肉則又無不同一旦薦諸几席或嗜或否者何與
此非肉之果有異也蓋羣一坐之口與其齒舌為庖人
之工拙所易故也詩道亦然善於選者其猶吳人之善
為庖者也於以易學詩者之耳目導其心志而轉移其
風氣皆在是矣洵如是也雖專宗唐之開元大厯可也

砥齋集序

砥齋集者華陰王子弘撰字無異之所作彙而刻諸京師者也王子既與予定交因出是集示予予讀至孫督師傅庭公傳往復數四輒為慨然以歎淒然以悲也前明崇禎之季中朝士大夫日夜分立門戶以相攻訐至於國事之顛覆盜賊之蔓延中原秦楚之陸沉板蕩率棄置不復誰何先儒謂揚之水閔鄭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予於愍帝亦云當是時惟督師公慷慨任事

所撲滅流寇不可勝計而卒為宦寺之所搖撼政府之所把持不獲盡展其用以及於禍蓋督師公死而明之大勢已不可為矣王子之為是傳也其采輯情事既詳且核加以叙次簡潔有法頗得太史公傳傅蘄蒯成之遺意所以不朽督師公者不端有賴於王子乎王子故嘗以山史自號觀其學識如此信乎其近於史矣今天子方詔修

太宗

世祖實錄及前明史書逾年於此行且考求徵聘之典
網羅山林老成淹雅隱逸之士以廣儲其選使王子得
給筆札廁身玉堂之中發凡起例是是非非必不苟同
流俗雖以之爭光日月不難而惜乎其布衣芒屨沉淪
諸生間而莫之為援也苟得一二鉅公出氣力以左右
之其所撰述豈止是哉王子多諳前明故實尤好鑒別
唐宋以來法書名畫平生為文甚夥其議論馳騁今古
悉有據依非苟作者於是顧謂予曰某將舍吾子西歸

矣吾子幸以一言序其文予既為之序則又慰留之曰
吾方以史事望王子殆未可以西也盍姑弛橐少俟之
物外閒吟序

盈天地間無往而非物也畏塵喧者激而至於閉戶自
以為物外矣然而所暱者家室所御者琴瑟書冊几杖
之屬皆物也厭軒冕者放而入於南山北山之阻益自以
為物外矣然而所聞者松風泉瀨鳥啁蟲號所覩者層
崖飛瀑異花名藥與夫麇鹿之往來田夫釣叟方外之

徒之出入凡此又皆物也極之為達人之觀則吾之一
身亦物也安所得物外而逃之是故可以寓意於物不
可以留意於物惟其隨所寓而安焉夫然後不物於物
而能游乎萬物之外無錫華先生子嘉頌然長身為人
耿介自好年未壯而與其室析屋孑然杜門者幾四十
年今年壽七袞矣華髮漆鬢朱顏郁然有老屋數椽破
書數千卷紙窻土壁煤幃塵榻意若自得者頗善飲酒
酒酣輒發之為詩短章促節脫去唐宋人章句蹊徑蕭

踈遠寄味之別有異趣得若干卷署曰物外閒吟予讀而加愛慕焉倘所謂不物於物而游乎物之外者與先生少娶於周子門周子子瞻者先生之室之姪也數過邱南乞予一言為閒吟序予惟先生胸中浩浩焉落落焉如大虛空塵情妄念消滅殆盡俯仰天地古今視之與空華游雲野馬者不少異況於詩歌小技豈復以苦吟相矜若近世詩人之為乎然則先生之視萬物皆寓也其視此吟亦寓也耳目所觸偶焉託興而已世之人

相競以錢刀相軋以名位方十沉九浮碌碌風埃瀕洞
中彼安能知先生之高且曠哉讀是吟者盍以吾言求
之

洪浦集序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斯言誠是也然而古之作者
其於道也莫不各有所得雖所見有淺深所從入者有
彼此顧非是則其文章不能以傳雖傳亦不能及於久
且遠自孔孟而下若莊騷若荀揚以訖於唐宋諸大家

未有不然者也而槩以小技斥之其可乎金沙曹惕咸先生亦近世聞道者之一也先生既釋褐與同年生張翰林天如友善其才名亦畧相伯仲而數為黨人所排仕宦不進歸而捷戶謝客以著述自娛為學自六經諸史旁及稗官野乘天文地理爾雅本草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究繼又值甲申乙酉之變流離奔走感激憤懣悉見諸詩歌古文詞時而為太羹玄酒時而為火龍黼黻或如虎豹之炳蔚或如魚龍之變幻或如鏞鼓之宏

音或如箏笛之繁響或如吟蛩嘯狻之淒清或如蛇神
牛鬼之詭怪即竒以為正化舊以為新如怨如怒如隱
如排如莊語如寓言蓋其傷宗社之傾覆而慨身世之
伉儻無所發摠不得已而姑寄諸此也可以使後之讀
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矣顧猶自以為未至也於是取蒙
莊華嚴兩書融而為一作南華泚筆若干卷上採諸子
次援宗門諸語錄其詞雄偉辨麗倘悅莫可究詰凡數
千餘言如繭抽絲如車引泉原原本本悉叩其底裏而

出之不亦盡道之變而極文章之能事與昔賢謂文章與道同一關捩然則以文人視先生而疑先生不知道者夫已慎矣冢君持原琬之同門友也橐先生集見示堯峯山中屬琬為序琬捧覽數四自分文既非工而聞道又淺其於先生所作不啻河伯之遇海若望洋而走也為之傾仰其人者久之倘得列姓名於集首豈非幸哉

楊柳枝詞序

予按郭茂倩樂府有折楊柳詞凡四調其二為橫吹曲則梁元帝有詩及古詞上馬不捉鞭五曲是也其一為相和歌瑟調曲則默默施行違一篇是也其一為清商西曲歌則月節折楊柳詞是也又有楊柳枝詞者白樂天尚書所製其詞皆咏楊柳本事詩云尚書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詞以託意曰永豐西角荒園裏晝日無人屬阿誰宣宗聞是曲問誰詞左右具以對因東使命取永豐坊兩株

植於禁中尚書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詞一章曰
定知玄象今春後御宿光中添兩星其後乾符五年薛
能為許州刺史令部妓少女作楊柳枝健舞復賦其詞
為新聲楊柳枝詞本末如此又按樂天此詞自本事詩
所載之外復有八首中間或云洛陽或云館娃錢塘蓋
不盡為小蠻作劉夢得屬和亦然本事詩云云未可泥
也今此卷倡和雖非專宗劉白然不可不知其緣起故
錄於卷端以示覽者有考焉

募修長洲縣學序

諸子興而聖人之道衰自司馬遷劉向父子以儒之一
家與諸子竝列或為六或為九則儒者於是乎益輕延
及後世佛老之學盛行彼之為害也狡諸子尤甚世之
才且賢者則聞虛無性命之說而悅之其愚且頑者則
溺福田利益報應之說而奔走信從之其波日決其燄
日熾雖搢紳大夫學於聖人之道者亦不能卓卓自拔
乎其間而天下遂無儒矣是以如來三清之室廬徧滿

於名山大川鐘魚拜誦之聲日夜不絕若其殿閣之崔
峩梁棟之壯麗丹黝金碧之璀璨雖闕庭弗是過也而聖
人之宮訖無過而問焉者彝倫之所以放失人心風俗
之所以敗壞非是之故而誰咎與吾蓋不能無歎也吾
蘇長洲學舍初建於前明嘉靖而重修於萬厯之中葉
類皆有碩德重臣與夫有司之良者出贖鍰捐官俸為
邑人倡率見於學誌班班可考也及今將百五十年矣
木朽而石泐殿堂兩廡之間旁風上雨傾圯不支甚者

化為菜畦草徑有司莫之虞也教諭姚君訓導王君始
進鄉進士陸子蔚文及諸生輩謀更新之估費當糜白
金六千餘兩計無所出將徧求助於邑人而以序屬予
予惟吳中名山如靈巖玄墓穹窿之屬凡為佛老雄踞
者蹟其土木像設所費視此殆不下數倍矣然而徒黨
之匄募都人士之施舍藉以成之甚易而獨於學舍往
往攢眉接手有所甚難而不敢舉者何也豈吾道之與
佛老勢固不能兩盛與抑如吾前之所歎者恒足為人

心風俗之累與巡撫余公方奉

天子之命持節茲土諄諄欲以教養斯人為任度所施
設必自學校始此搢紳大夫之所從出而民庶之所羣
屬耳目也移風易俗莫大乎此儻能首援嘉靖萬曆時
故例以倡率之則既有賢上官興之於上復有諸君子
應之於下才者奮愚者慕其潰於成也決矣而又何難
之足云吾故用是說為諸君子告請并告諸余公

堯峯文鈔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峰文鈔卷

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姚元烺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峯文鈔卷二十八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序五

共十一首

徐圃臣集序

先是嘉興徐君圃臣以所著書介其宗人崧之命予為序予老病惰忘忽忽不暇記憶也踰再歲崧之督序甚急且言圃臣家貧好學日夜扞門孜孜撰述不倦至謝絕人事一切同里諸貴人俱不通往來而獨有慕於鈿

翁蓋崧之稱述云爾間嘗觀圃臣所次歷法視元郭守敬及回回大西洋諸曆畧相牴牾其論春秋春王正月義尤大異於諸儒予甚竒之而稍駭焉圃臣其殆長於數學者與顧予竊有疑也請以邵氏易數言之自子丑二會開闢以訖於己其數凡六萬四千八百年而唐虞適居午會一萬八百年之半則前此已踰七萬年矣此七萬年中聖賢迭興所傳易卦圖本草經而外他書若三墳若八索若九丘悉皆湮沒不存其存者惟堯舜以

來三千餘年諸書爾然而尚書僅有二十八篇周禮又
亡冬官儀禮散失尤多聖賢諸書猶不免於湮沒闕遺
況為吾儕者方欲憊精勞神孜孜窮日夜以事撰述而
動曰將為不朽計其果不朽乎自堯舜以訖於今其數
尚在午末自是而未而申而酉更當三萬三千餘年其
果能傳諸三萬三千年之久乎近世後生晚進喜於詆
譏前賢以博名高其能保三萬三千年之人果異於今
人乎果能盡讀吾書而深思吾意乎夫安知不大肆其

喙如今世者然也吾又何敢以藐焉易盡之身出其書
與三萬三千年之人角而資其口實哉予故喜為古文
詞者晚歲乃大悔之深憫圃臣之志類予往時而又疑
其失計也雖然圃臣既長於數學得毋布算算之逆揣
其書決當大行於三萬三千年之久故遂孜孜役精神
於此以求成一家言雖至垂老而猶不欲返與信如此
也則圃臣之計未為失而予言誠謬甚矣圃臣其何以
教我

王貽上詩集序

昔吳季子札聘魯魯人為之歌齊歎曰美哉泱泱大風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而說者又謂齊音教辟而驕志何
也予嘗誦齊詩自雞鳴已下凡十有一篇皆哀襄時之
詩為多詩疏以為哀公政哀荒淫怠慢齊人變風始作
然則所謂傲辟驕志者蓋謂變風也自太公以來四公
時之正風不傳久矣意者子札其猶及見且聞之與故
為咨嗟太息其美而思慕太公如此與孔子與子札同

時及其述詩而不錄齊之正風獨存雞鳴以下十有一
篇豈孔子所見不逮子札與予惑之舊矣予友王子貽
上世家濟南之新城新城故齊地也而貽上又工於詩
其人博雅好古習知六藝之文往在京師時數相往還
惜乎予不能舉此以問貽上以辨正其所惑也貽上之
詩緒密而思深間能自出新意縱橫馳驟無所不可庶
幾盡破其所謂傲辟驕志之習以進於正風者與使今
世復有吳季子札宜何如為貽上咨嗟太息其美與抑

使貽上得生孔子之世孔子豈能盡刪其詩而不錄與
然則貽上之所造可知矣吳在孔子世為夸齒於越
蠻荆之列故吳越荆楚之詩皆不入三百篇至魯成公
之七年始見於經自西漢以來然後吳之賢士大夫文
章功業遂卓然爭衡中國訖於今日號為文物之地古
今時勢不同類如此也以予之才學在吳人中為最陋
劣者然幸生子札之鄉雖不能為詩而猶能知貽上之
詩竊欲自附於子札之美齊風貽上其許我乎貽上之

歸也嘗乞予為其詩序而予不暇以為今者休沐無事
因道此以遺貽上且欲貽上為予辨正其所惑焉

王子底詩集序

予讀風雅諸詩未嘗不喟然而歎也以謂當成周之隆
諸士大夫彬彬然習於文學其能詩也固宜至於田夫
野叟婦人豎子知昏而質篤是皆不足與於詩矣而作
者不絕何也蓋先王之教人以詩也為之國史以采之
為之太師替矇以掌之為之舞蹈之節以形容之為之

設柷塼敔簫管琴瑟之器以宣播之自國學而訖於家塾自飲射而訖於祈年蜡臘莫不有詩故雖田野婦豎之衆一有所得舉能歌之成韻而述之成文夫誠深入乎其中日夜觀感激發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後世間亦以詩取士而其所爭不過聲調所尚不過排偶固已異於成周矣逮科舉之業既改而詩以益衰於是其才且賢者亦嘗極精億神以力求其工然取而觀之猶多出於陵厲蹈襲之為而不服進及乎古豈非所教不存

焉故耶然則士生其時苟能自名一家以庶幾風雅之遺者可謂難矣嗟乎詩之為道自後世言之此特文藝之一節耳故上不以此為教下不以此為習然而先王之世往往采之國史掌之太師瞽矇薦之極於宗廟明堂而莫或敢廢學者又從而尊之為經抑何視詩之重如此與夫惟古之視詩甚重則以田野之衆而舉皆能之後之視詩漸輕雖有士大夫之才且賢者所以求之甚力而終於有不及此無他繫乎其教之者而已新城

王子子底與其弟貽上皆以能詩稱於京師可謂自名一家以庶幾風雅之遺者也予嘗序貽上之詩以為能變易齊風今觀子底所作尤幽閒澹肆極其性情之所之而夸然一歸於正使子底力為之不止又安有不及乎古者哉予蓋有感於世之輕視夫詩者故願與子底兄弟共起而勉焉至於詩教之所以興則非予三人者之所得與也子底盍姑俟之

灌園詩後序

李子武曾將謀灌園長水之上乃命其友文子與也為之圖京師士大夫聞之遂各賦詩以咏其事武曾輯成一卷而又命予為之序予惟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恒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為之其時為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為食力蠶以為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俛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

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遜世長往
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今武曾北
游者逾年枯槁憔悴不獲已思得數畝之園灌之其謀
則誠善矣在易履之訟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
獨行願也顧武曾所遇之時若此方且車轍馬蹠奔走
衣食之不暇暇獨行其願也哉考諸是圖有室廬之
華有花木水石之勝又有琴尊棊矢朋從往還之樂夫
必待是而後長往度非武曾所能辦也武曾在京師落

落寡合平時相親善者惟吾輩三數人耳若子則又浮
沉郎舍意不自適雖使具區區饘粥之資以稍慰安武
曾而猶未之能繼况欲勉出氣力以助成其所願乎予
幾不知為武曾謀矣姑徇其命予之意而告以斯言云

吳道賢詩小序

毘陵吳生善畫而能詩其畫山水宗北宋而五言詩則
出入中盛唐間既以其彙示予予告之曰鄧氏有言其
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

曉畫者寡矣予於是知詩道之通於畫也試以繪山水者論之李思訓王摩詰猶詩之有正宗也荆浩關仝董源李成猶李杜諸大家也范寬郭熙猶唐大厯以後諸接武者也郭恕先米元章之流徃徃於繩墨之外自出胃臆是為逸品其在韋柳之間乎唐詩之衰也自長慶始北宋之畫之衰也自宣和始長慶之言詩也率皆巧於命意工於措辭愈工愈巧以趨一時之風尚而詩於是乎始變矣惟畫亦然予雖不知生之畫顧猶能知其

詩其立言也簡其託興也長澹泊雋永庶幾乎韋柳之
苗裔者也微逸品殆不足以命之今生去游甌粵方且
航劍津權武夸登幔亭壺公諸峯而訪古僊人之遺蹟
江山名物所以助生者多矣生之詩若畫其尚可量哉
予姑俟其歸也而叩之

綺里詩選序

陳后山有言詩欲其好則不能好子美之於詩竒常新
陳無不好者后山可謂知子美矣雖然天下之物無竒

而非常也無新而非陳也求新於新求竒於竒牛鬼蛇
神未足與言竒也裁雲鏤月未足與言新也采目前之
景而道其意中之所欲發極流俗所刊落以為陳者常
者一經子美出之而臭腐皆神奇平澹皆絢爛矣此其
所得固宜超然絕出於新竒之上者也而豈後人之欲
好者所能髣髴而頡頏哉虞升學詩始則兢兢持擇用
清新爾雅為宗近乃雄邁縱恣捍脫羈束一惟子美之
歸夫寧沾沾求好者比與吾故以此告之雖然學子美

有道方子美之獻賦而不遇也。栝殘炙冷而不懟。被褐跨驢偃蹇公卿間而不悔。及其流離頓路。裴回奔走於東西川也。采橡粟以代稻黍。種蒿苴摘蒼耳以當肥鱸。退與田夫野叟為伍。而觴咏歎歌怡然自適。雖有嚴鄭公李梓州之屬為之主。而不相資。緣附麗也。惟其自守如此。故其發諸詩者。才力氣鬼老而彌健。舉世推為大家。今虞升以盛年困於諸生。居平雅負高氣。絕不能從俗俛仰。由是才譽徧東南。而所遇日窮。生計亦日狼狽。

舅氏侍郎公方負重望於

朝士大夫樂從虞升游者踵趾相錯也顧虞升杜門自
匿若恐以闕說造請累其舅者其真子美之徒與使益
之年而更加學焉雖欲自諱其詩之好不可得也

計甫草中州集序

信乎詩文之以好游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
出其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禱詩若干篇予受而
讀之而為之三歎也蓋甫草自春徂秋徧游大河之南

北其車轍馬蹠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故其
戈頭矢鏃陰燐遺骸往往襍出於頽垣野田荒煙蔓草
之中見之恒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為道
途逆旅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惻踰河涉洛遙望嵩
山少室蘇門之暫秀其間長林修竹飛瀑清湍縣亘而
不絕至於兔園鴈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嘯而
鷓鴣雖欲問梁孝王之驕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氣而
眇乎遠矣則其為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峭而深

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胄下豎酒人俠客賣漿屠沽之徒藎名而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幸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鬼可歌可涕則其為往來贈答宴飲別離諸作也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茂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敝輻齊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

游而益工則固千載已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繫官於此無由為名山大川千里之游以壯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才華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况敢遠望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固陋為甫草序此而不辭者何哉夫亦以志吾媿也

湘中草序

天之生才將以有為也既已生之矣而又斬刈困折俾

為之而不底於成何也於是後之學者儻慌憤懣無所
呼籲不得已而設為天問天對無慘之辭反覆三致意
於其中然猶未獲其解遂有謂天人之際漠然若不相
涉者此柳子厚果菘癰痔草木之說也及其甚也又有
謂天之於人往往愛不肖而忌才故其所培毓者恒在
妄庸無知之倫而其斬刈困折俾為之而不底於成者
則必歸於賢若智此孔孟所以皇皇而顏閔以下亦訖
於短命也蓋即莊周氏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說而又

加詭激焉雖其言未合於正然知其出於無慘不得已者決也予友湯子卿謀自少以才見稱當前明之季其年甫弱冠即用詩古文屈其輩行至於老師宿儒悉折節下之而卿謀已不幸夭死矣夫使卿謀不死必能得志取功名以自暴其畜積而振耀於一世即使志不得功與名不偶而或僅享下中之壽鍵戶著書亦必能深造精微卓卓然追逐古人於千載之上而顧何以不幸如此也則所謂天者是已豈天之好惡喜怒果與物類

相反耶豈物之有才者果不可出其長以爭巧拙成敗於天而勝之耶一何不免於忌才有如前說云云者也予滋惑焉卿謀為徐子公爾外舅既版行其遺集而尤子展成宋子既庭皆卿謀故人也復從而序之且命予繼其後予素知卿謀之才者也其敢默然已乎

苑西集序

昔者興王之致治也莫不有左右心膂之臣仰備啟沃而次之則以文章為黼黻治平之具如準陶之廢歌於

虞周文公召康公尹吉甫之屬作風雅頌諸詩於成康
之世皆是也前明萬曆後士習益陋斯文寢以衰薈自
我

世祖定鼎以來文治聿興於是聲教所被作者不可勝
計時則若太倉吳祭酒偉業宛平王文貞公崇簡合肥
龔端毅公鼎孳以文學倡導於前然後鴻儒碩士望風
繼起訖於今

上在御益加網羅海內英雋彬彬蔚蔚鱗次麇集於

朝廷之上大之發為詔誥小之散為詩歌繪繡錯施韶
獲並作徃徃媲美前古其間尤魁然傑出亟為

天子所迪簡而稱賞者則惟澹人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器識
溫茂才思敏捷問學淹洽既足以結

主知慰輿望蓋十餘年於此當其入倮

禁廷也諸凡宮闕苑囿之壯麗天球琬琰內府之珍奇
法書名畫周彝漢鼎四庫之祕玩皆所饜聞而既見及
其出扈警蹕也馳驅乎長楊羽獵之場翱翔乎宣曲巡

游之地東謁孔林南探禹穴至於平沙廣漠崇巖窮障
我

太祖

太宗發祥之址與夫金戈鐵騎百戰創業之區皆所跋
涉而導從於以恢拓其耳目而發越其撫時懷古慷慨
壯烈之思宏篇短章間見層出上應

御制下與士大夫更唱迭和宜乎其登作者之堂而獨
為

天子所亟賞也邇者請告杜門編次篋衍所弄十之一
二名曰苑西集離為十二卷以示琬豐而不失諸靡約
而不失諸促和平爾雅而絕不為鈎章棘句之習雍雍
乎有垂紳正笏臺閣氣象焉昔元遺山論金源之文以
為宇文吳蔡諸人非不可謂豪傑之士然皆宋儒之仕
於金者故大定明昌間文派斷自蔡正甫党竹谿趙間
間始琬論

本朝詩文亦然前所云若太倉若宛平合肥數公雖或

為文雄或為詩伯亦皆前明之遺老也後之學者而欲求

清興五十年之間文章正傳非先生輩其誰歸琬之立說如此以俟異時采詩者論定可也

使琉球錄序

使琉球錄若干卷中山沿革志又若干卷吾舟次奉使時作也舟次在翰林既以

特簡出持使者節聲名播於屬國踰年返命

天子徵其沿道撰錄諸書遂繕此進

御亦既藏諸金匱石室矣及其請急歸里四方士大夫
索觀者甚夥舟次乃餒之於梓而屬予序之予觀成周
之制行人使適四方則必述其山川形勢之要禮俗政
治與其語言風土物產之宜凡為五書以獻俾天子周
知天下之故諸如小史外史之所掌土訓誦訓之所道
皆是物也然考職方輿地自王畿訖於若鎮若藩其服
惟九則行人所記亦當不越九服之內未嘗有遠及海

外為象胥所不及知鞮鞻氏所不及與而能加意撰錄如此書者也琉球自明初以來始奉正朔守職貢歲時往返不絕既入

本朝不懈益虔顧後先為王人者往往跋涉狂波颶浪之中鬼悸神駭延歷旬時甫至其國神魄未定率皆苟且從事不暇從容為書間有作者又多樂道怪竒承襲譌謬直等於郢書燕說耳異時議禮之家載筆之臣猝然有所尋訪而訖無以徵信雖道里土風猶不得附見

簡牘之末况其世次之大者乎舟次丰度之俊偉才識之敏决文章議論之壯麗方為屬國所愛畏故有言必以誠告有事必以實應宜其為此書也其搜輯也備其据依也詳上之可作輜軒之指南次之可備史家之筆削最下亦可為四方士大夫考異聞述荒怪之一助惜乎周禮五書湮没不傳於後世以予度之殆未能遽勝舟次之作也抑予聞皇皇者華之遣使臣也其詞雖繁而大約命之諏謀詢度以上報天子今舟次之諏詢者

可謂至矣此書成而不愧王人之職矣

雄雉齋選集序

江都顧子書宣介薛生孝穆過予邱南出示所作詩三百餘篇予雅聞顧子年雖少所交多名公鉅儒下筆言語妙天下而於詩尤工讀之終卷見其在予宗人蛟門比部齋中所唱酬者及其擬張文昌體祭蛟門者為之掩卷喟然曰蛟門之視顧子其殆如韓退之之於孟東野歐陽永叔之於梅聖俞乎昔退之為孟生詩也稱其

有咸池之音繼又欲低頭下拜以雲自比以龍比東野
冀其追逐於四方上下間而永叔稱聖俞亦然甚且推
為詩老而自以為不能望其惓惓慕好如此故當其會
合則以詩相遺言別則以詩相慰至於間濶之既久則
感時觸物又莫不以詩相問勞筆墨未燥流傳四方至
今存之集中為詩人所誦說若蛟門罷官以來閉戶養
疴之日多而宴集談笑之日寡至偕顧子唱和又如寡
馬逮其論詩也相與講貫討論磨礪淬厲者不深造古

人堂戶不止惜乎聚合無幾時而蛟門竟坐憂患愀然
失志以歿今而後顧子年力益壯學識益博材氣亦益
老著述方富當有數倍於此卷者顧蛟門則不及見矣
春之日秋之夕飲酒長吟欲和而能唱者誰與欲唱而
能和者又誰與得毋有感慨歎歎如所謂不復鼓琴者
乎此予所以歎也予自顧譾劣其習詩學也不專異時
所見不逮蛟門遠甚蛟門序顧子詩既以為恢竒興衍
盤礴不羈而又推知其用意之深且廣遺言猶在識精

而論公與韓歐陽之稱孟梅無異顧子其可以自信矣
謝劣如子又何能別措一詞哉

堯峯文鈔卷二十八